

Blenkinsopp, Joseph. *Sage, Priest, Prophet: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n Ancient Israel*. Kentuc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xi + 191pp.

布倫金索普著：《智者、祭司、先知：古代以色列之宗教及知識領導層》。1995。xi + 191頁。

Grabbe, Lester L. *Priests, Prophets, Diviners, Sages: A Socio-Historical Study of Religious Specialists in Ancient Israel*. Pennsylvani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5, xviii + 261pp.

格拉比著：《祭司、先知、術士、智者：古代以色列之宗教專家的社會歷史研究》。1995。xviii + 261頁。

哥迪斯 (Robert Gordis) 在1971年出版的《詩人、先知、智者》(*Poets, Prophets & Sages*)曾一度吸引學者研究古以色列智慧人／智者 (hakam חכם / hakamim חכמים) 與先知、祭司的關係。

近年跨學科研究的成果，例如社會人類學、社會歷史、意識形態批判等，均有助於學者認識舊約以色列的社會歷史；同時亦因普遍認為知識分子之角色，特別是其對人類命運之貢獻有重新探討之必要，於是隨即引發舊約學者的時代觸覺，開始研究古代以色列的知識分子的領導角色。在這趨勢下，同一年內有兩本著作面世，均探討同一課題，即古代以色列社會一些領導的職稱，如先知、祭司、智者等，實在是舊約學術界不可多得的盛事。

首先，布倫金索普的《智者、祭司、先知：古代以色列之宗教及知識領導層》（此後簡稱為「布書」），從以色列的社會領導層探討宗教與知識界的角色與功能，書中對智者、祭司、先知三位角色逐一探討分析，亦從社會歷史的途徑重新認識知識分子的領導角色。另外，格拉比的《祭司、先知、術士、智者：古代以色列之宗教專家的社會歷史研究》（此後簡稱為「格書」），從社會歷史的角度探索以色列宗教專家的領導角色。除了探討祭司、先知、智者的職稱外，還研究分析了「術士」。「格書」與「布書」均強調以社會歷史為進路，但兩個作者的處理手法、研究的課題及資料的援用卻迥然不同。

先談布倫金索普的著作，結構可分為三部分：作者先討論智者，因為他認為智者的範疇及社群定義比起其他兩者較容易處理。他覺得先知的意義和所涉及的層面既深且廣，特別對今日的學者而言，所包含的意義太多，所以留待最後才處理。

「布書」首先在導言中交待了研究這三位宗教、社會領導角色所涉及的困難，例如定義和選用資料等。他嘗試突破傳統學術對這三位職稱的了解，希望援用新的方法——社會歷史學及意識形態批判，重新建立學者對智者、祭司、先知這三位職稱及角色的認識。作者在導論所採用的剖析方法，實在令人讚歎跨學科研究的成果，例如在討論各職稱之社會與宗教的角色時，除了著重社會歷史之分析外，還關注人類社會學、宗教社會政治學、社會心理學等理論。第一部討論智者傳統 (intellectual tradition) 時，他援用了當代流放在外或逃亡的知識群 (dissident intellectual) 的分析，甚至將此現象與一些激進的先知掛鉤；在討論古以色列社會中意識形態之形成時，他引用了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之解說和理論。他從韋伯的宗教觀著手討論宗教觀念，引用了韋伯對新康德主義 (neo-Kantianism) 巴登學派 (Baden school) 之社會思想分析這三位職稱在以色列社會中的角色。

「布書」的研究目的有三：（1）希望為認識古以色列社會歷史及早期猶太主義 (Judaism) 作出貢獻；（2）對傳統的形成有深入的認識和了解；（3）重新闡述以色列宗教中的權力運作。從這三個目的來評估「布書」，筆者認為離目標不遠矣，作者對傳統形成的逐層剖析、社會歷史的結構、宗教權力在社會中的功能均有一套的見解。雖然全書的社會歷史結構頗主觀，但後人研究此課題時均不可忽略其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格書」的重點雖然是針對古以色列社會中的宗教專業知識分子的角色，以社會歷史為研究的主軸，但在方法上遠不如「布書」考慮的多，對古以色列社會的描繪也沒有「布書」清晰。但「格書」的優點在於有系統地分析和描繪資料，使全書顯得較全面和透徹。「格書」還研究了其他的職稱角色，如君王等。他的分析是先以聖經資料為主，逐段分析和建構，然後探討次經和古近東文獻中相近之跨文化類比 (cross-cultural parallels)，進而分析個別區域之發展，例如分析羅馬與耶路撒冷個別社群之祭司觀，以及女性在這課題中的角色、格式塔 (gestalt) 之精神等時代問題。這些系統性的鋪排，使人容易掌握資料。「格書」的資料十分豐富，近乎一本小百科全書。也正是因為全書所包含的資料廣泛，導致分析的方法不夠嚴緊，例如對祭司的分析，討論的資料全面，涵蓋面也夠深廣，可是卻像課題介紹和導論多於社會歷史的重構。然而，書中在討論每個題目後所提供之參考書目已足以引介讀者去進行更深入之研究。

「布書」與「格書」均是研究以色列之宗教領導層及當時社會歷史重構的重要參考書籍。值得後人思考的，是如何在運用跨學科方法的同時，也能考慮到本土特色的研究效應，即文化差異對此類研究的影響和貢獻。二書亦是教牧了解舊約中祭司角色所不可忽視的參考資料。有興趣從舊約以色列社會了解教會政治、政教關係、教權與政權的社會功能、知識分子對國家建設功能等有興趣的讀者都不會對二書感到失望。對於宗教在國家建設的角色與功能，二書均提供了舊約聖經的觀點與模式，其中的典範足以讓現今政教領導階級作出應有的反省。

謝品然
建道神學院